

兩朝從信錄

兩朝從信錄卷之三十

秀水 沈國元述

四月

兵科薛國觀上言頃接

登萊巡撫李嵩塘報一揭內稱天啓六年三月二十日准平遼總兵毛文龍揭前事天啓五年據前哨中軍楊祖寧千總王國仁招首楊承高等回稱探得止有千山八會寨許多鞍馬齊備達賊各屯竝不見達子走動等情職等急統各營潛行星飛前進於初三日夜走至二更時分官兵齊到八會寨圍住達賊如風抵敵官兵奮勇喊砲燒房砍

殺許多餘賊跑散。又見各山火起，兵疑各屯有賊救應，不敢斬取首級。連忙收兵。一日一夜，奔回塞寨裡歇息。公同各營將領細查在陣活擒真夷除首級遺棄不開外，參將易承惠等下官兵易從賢、王國等活擒真夷二十九名，嗚啼哨等夷奴一口，真的查驗陣獲達馬九匹，騾一頭，達帽弓箭鎗刀鞍韉等器，隨分散各營官兵外，除各營官兵在陣遺棄鐵盔十四頂，鐵甲二十一領，跑死官馬三十八匹。清查明白，其有功將領易承惠等當賞花紅銀兩。其陣亡官兵何應元等五十三名，着傷兵丁朴友化等十九名，俱給優恤。併將沿途順帶四鄉謝坤等五百九十七名口各

安插訖等情到院准此除該鎮擒獲活夷候解到之日驗
審題解等因到職該職看得奴酋驚伏數載海外自信
捧制之能

朝中亦推捧制之力臣愚竊意其或然不虞今歲正月奴
擁大兵入犯幾於傾巢雖是稍挫其兇鋒而攻圍屠掠遺
遙內地者直二十有日略無踉蹌返顧之意迨班師而東
操演潘陽伏圖再至一似不知有捧制者然茲續塘報尚
叙去年十月間事其於大舉入犯越兩月餘舉乎未聞真
風馬牛不相及猶且日偵探最重朝謀夕計聞風撲殺者
耶猶且曰先棧而獲入會寨之捷撓挫其西南之鋒者耶

以職論之總之毛文龍者駐師海外以捧削奴酋爲職者也果能捧削使奴不敢西來卽不屑屑然於零星擒斬呈解功自昭著於天下倘不能捧削使奴無所顧忌而西縱日擒斬而日解捷何益於封疆之大事哉伏乞皇上責成文龍當茲奴氛孔熾耽耽西視之時專於捧削上着精神務圖掣奴之至計則其功莫大焉者矣以後有所獲不係頭目渠魁告

獻未可輕舉矧前已有煌煌

明旨在今茲俘解總數開稱二十九名撮數開稱三十名數目不合併宜 勅登撫李嵩研審的確就彼

奏決非惟重告。獻之。

大典而且甦苦累之驛遞矣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獻俘前已有旨非真正渠魁不得輕瀆
今着登萊巡撫審實處治不得濫殺無辜至奴犯寧遠已
經三月毛文龍竟不知覺何云擄制據所住須彌島去奴
寨二千里餘去寧遠亦如之遠不相救毛文龍當自己審
處奏報以圖結局勿徒以獻俘塞責該部知道

上諭兵部奴酋屢報造船卽着防海官軍哨守出洋汎地
據稱毛文龍遠駐東江不能擄制你部裡酌量駐札要害
之處作速行文與他以便策應

都察院周應秋奏劾御史劉大受王心一削奪

以大受爲違限執法心
一徇情結鞫同門也

下周宗建謬昌期北鎮撫司獄

贈朱之蕃禮部尚書廢一子入監讀書

高攀龍卒

時有

言建攀龍官旂校於十八日

開讀而攀龍先於十七日夜溺園池死

按高公生平抗直忠義自命踪行人歷御史以建言請

崇禎南陽典史

光宗皇帝知其賢遣

詔起光祿丞壬戌至太僕卿甲

子陞都御史以糾劾權奸被削籍杜門著書築園山

中與座家迥隔優悠以卒歲月詎意繼璫受忠賢意格

窮駕風影之詞一網打盡爲決囚抵入黨錮忽聞提騎

至焚香沐浴手寫遺疏一通封固以授其子囑曰寧息

方啓之，以給家人云。汝輩各自寢息，勿得驚恐。詔無大
禍，我故獨臥一室，熟思良策，明早自有處分。至夜半密
起，整衣冠，望

闕叩頭，自投于園池。其子世儒亦密來窺，聞聲無聲
啓戶視之，空牀絕跡，惟一燈，突在几間，且哭且語。巫
夫池次，燭香未散，番詩一律始知身陷，且羅矣。時有
司，即親臨相視。越三日，面色如生。附遺疏云：臣雖前
善，為大臣，大臣不可辱辱。大臣則辱

國矣。謹非向舊首，以效屈平之遺
君恩未報，願歸來生。聖使者持此，以後

上皇

巡撫遼東袁崇煥酌定兩鎮職任，以便責成。疏曰：臣以書
生，不閑軍旅，從督師輔臣孫承宗與舊撫閻鳴太後方主
恢復時論是之，不意已奄有寧前，跨及錦右，始終其關外
之事，則總兵趙率教滿桂二人，臣自作令蒙

皇上特知諸臣合屬。馭用趙率教。則聞鳴太與臣作道時。保其出關。滿柱爲樞輔中軍。臣引之同出寧遠。今

皇上陞臣爲遼撫。而二人俱領元戎。臣今駐札寧遠。遠在敵衝。爲責頗重。又不得不分其責于二人。往時止以關門爲經。督撫鎮之信地。寧前一帶俱駐防兵馬。東則哨探屯種而已。今

皇上已

勅臣駐札寧遠。則旣復之地。如寧遠以西。便當隨地分認。設立專官。未復之地。亦分頭探哨。漸圖恢復。如總兵趙率教。則駐前屯。領關內三部。各一車營馬步共六營。後勁屬

之仍營中前一所前屯一衛與關上俱其信地總兵滿桂
則駐寧遠領前中後各一車營馬步亦六營前鋒屬之中
右一所寧遠一衛中後一所俱其信地而令其司三路哨
探遠出錦右又廣以明一軍之耳目二鎮各逐堡修理分
地授田臺隍烽堠地日闢而歸日減漸以復

祖宗之舊明年復幾城又具題分信大抵兩鎮更迭而前
交相爲援如今滿桂在寧遠爲前鋒則趙率教爲後勁明
年趙率教東出錦州爲前鋒而滿桂又在寧遠舟師及西
虜夷情隨前鋒以轉領後勁再一年滿桂又跨而前則錦
州又爲後勁逐步而前限之兵八萬餘臣每封人言謂戰

則一城。長一城。守則一節。頂一節。步步活棹。處處堅牢。如此作畧。恐天下人所同心也。其議創于樞輔孫承高。其行之不果。而時亦無及。臣今因之耳。然敵勢甚強。奴一出。數十餘萬西虜之馴養。能必其終處此。蓋甚難也。况臣憂病之身。孤睽之迹。然不如此。不足以守關門。而壓強敵。守關與復。遼不得分作兩下工夫。而戰即在。守總在。

皇上與廷臣所用之臣。敢作聰明哉。因勢而利導之耳。卽關內二道事。權參差。不便當併二爲一。與寧前道一司關內。一司關外。伏乞。

勅下該部。照地方兵馬開坐一領。

勅書兩道職掌遵照營事遠將兵馬盔甲器械城堡舟楫逐件修補其防禦戰守方畧臣與二鎮商確施行寇近門庭我欲待而奴不我待也

命戊熊明遇黃龍光鄧洪鄒維璉徐良彥時江西巡撫郭懸坐諸臣擬城且奏復而逆黨朦蔽

聖聰必欲戍遣之以爲快龍光更發邊遠僉妻着伍尤爲慘痛

叙寧前功次兵部上疏奉

聖旨是奴僉犯順久逋天誅通寧遠以固守大挫賊鋒敗逆歸穴恢復有機朕心嘉悅内外文武各官功次既經勘

明具覆宜行褒叙，新舊輔臣絲綸密筭，樽俎雄籌，集羣策羣力以奏安懷。萃一德一心而行翼贊，勲猷克茂，特用加恩。元輔顧秉謙加特進光祿大夫太保，廕一子錦衣衛正千戶世襲。賞良五十兩紵絲四表裡，加賜坐蟒一襲。次輔丁紹軾黃立極馮銓各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改戶部尚書。進武英殿大學士各廕一子錦衣衛副千戶世襲。還各賞銀四十兩紵絲三表裡，仍各賜坐蟒一襲。原任輔臣孫承宗改吏部尚書，餘官如故。廕一子錦衣衛正千戶世襲。魏廣徵餘官如故。廕一子錦衣衛副千戶世襲。各賞銀四十兩紵絲三表裡，都照新釘給與。應得誥命，敕臣魏忠賢竭

誠報國矢志籌邊緝獲巨奸潛消異孽預發什物火器大壯軍威功雖奏於封疆謀實成於帷幄特加恩三等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裡廕弟姪一人與做錦衣衛都指揮使世襲給與應得誥命其先解軍器劉應坤勤勞可尚加恩二等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裡廕第一人與做錦衣衛正千戶世襲胡良輔紀用陶文各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裡廕弟姪一人與做錦衣衛百戶世襲俱給與應得誥命王永光加太子太傅廕一子衛正千戶世襲賞銀四十兩紵絲三表裡袁崇煥加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照舊巡撫廕一子錦衣衛正千戶世襲賞銀四十兩

綜錄三表裡給與應得誥命、巡關御史、洪如鍾、卽陞京堂、用滿桂、趙率、教各陞、右都督、廕一子、本衛副千戶、世襲、各賞銀三十兩、左輔實授都督僉事、賞銀二十兩、朱梅授署都督僉事、祖大壽授副總、各賞銀十五兩、何可翊陞都司、僉書、賞銀十兩、彭簪古、鄧茂、蕭林、陞陳兆蘭、各授遊擊、各賞銀十兩、徐敷、奏實授都司、僉書、寶承功、授遊擊、斬國臣、鍾宇、王成、曹叅、誠、加都司、僉書、職銜、陳應元、孫繼武、張弘、謨、高如松、孟繼孔、實授守備、程繼、模、轉員外郎、仍加俸一級、金啓、徐、贈三級、襲陞三級、仍優給恤銀八兩、羅立、授把總、賞銀二十兩、王勝等十員、各照本職、贈一級、襲陞一級。

各給優恤銀十兩常明德給優恤銀十兩王家翰賞銀十
二兩孫紹祖等二百八十一員及撫夷大小文武職官各
賞銀六兩劉廷郊呂應蛟李永培張邦才准復原官王赫
嘛給副總兵廩給埒其徒餘俱依擬該部知道

信王府第欽天監擇四月二十五日興工奉

聖旨是該部知道

應天巡撫毛一鷺疏題本年三月十八日因犯官周順昌

奏

旨下逮臣等齊赴公所正開讀間忽士民擁入鼓譟變起
倉卒勢甚危迫臣等不勝駭異力爲解散已經合詞

上聞請

旨無庸復賚續據蘇松糧道按察使張大孝呈據蘇州府知府寇慎申據吳縣知縣陳文瑞會同長洲縣知縣張茂梧申稱本月二十日據西察院看廳門子報稱有奉

差官旂於本月十五日駐札木衙門至十七日奉牌擇於十八日午時開讀時闔罷人民執香號呼喧闐塔下正開讀間羣呼奔擠聲若轟雷時衆官俱圍守犯官而堂上隨從驚避有登高墜下者或撞門倒壓者有出入爭奔互相踐踏者遂至隨從李國柱醫治不痊延至本月二十日辰時身故當備衣被盛殮等因案查先據蘇州府呈據吳縣

申稱本月十八日百姓一時喧闐方蒙院道嚴諭解散又聞有旗從人等在于胥門河下勒索應付需擾因而若輩復又到彼爭鬪隨該本縣親詣船所緝拿民人禁諭當卽解散等因各具詳到臣該臣會同巡按直隸徐吉看得周順昌之被逮也

主持自有

宸斷勘問自有法司直逮到之日官旂卽行開讀而不慮其意三日淹也比傳開讀臣等遂趨公所見聚觀者如堵卽行呵斥而各官以爲屬者周宗建等開讀日光景亦是如此直傳鼓相催遂羣除從人上階行禮不意呼號之聲

如疾雷響，應莫可嚮。通執香稠，衆一湧而上，勢如鼎沸。臣

等相顧錯愕，唯以身爲捍蔽，力論道府諸臣喊示。

功令幸順昌，拘繫無虞而奉。

差官旂輩，遂把捉不定，驚憤却走。衆益揮號，攘臂直入後堂，致踴躑踐踏，扳援撲跌，幾成狼狽決裂矣。臣等連調防

禦官兵，以次鱗集。衆稍奔軼，乃烏合之衆，乘風鷲之驚，復

聞河下有旂從，需授若輩遂如狂如顛，隨奔闔城外。臣等

復急促府縣正官，立刻嚴拿禁戒，而旋亦散逸。此十八日

真情景也。次日訛言偶語，遍街塞巷。臣等惟有密加防護，

嚴行申飭，自辰至酉，方始解散。距三日而從役內有李國

民雖愚何
敢輒犯不
赦此其情
益可憐惻
矣

柱者因驚竄獨先踏傷偶斃矣。臣等竊念事莫熾於
王言法莫嚴於三尺詎意清平世界有此異常大變舉國
若狂幾於不可收拾何人情之洶洶而時事之叵測至此
甚也方周順昌奉

旨被逮縣官往卽就繫當令府縣爲促開讀而官旂不應
逗遛需滌訂期十八日致生遠邇之心此變之所繇肇也

蘇郡法紀陵夷已非朝夕。臣等諄切飭示何啻三令五申

乃開讀何事公庭何地至容囂雜諸人踴滿填塞以召急
不能馭卒不及防之變則縣官疎玩之罪也先事不能預
防臨期不能調輯致變生意外而始畢力以圖之雖云嘔

心實已費手則府官因循之過也。道臣身在事中，何能無調度防禦之責。至臣德不足以綏民，威不足以肅衆，抑何辭於溺職之罪。除一面將犯官周順昌交發官旂，卽日起解至京伏候。

聖明處分外，仍次第擒緝，猖亂渠魁，另行正法，以重國典，以尊

君命。臣等合詞再瀆，伏乞

勅下部院行。臣等遵奉施行，奉

聖旨：愚民狂逆，至拊傷旂尉，雖云變起倉卒，撫按等官平日禁約，謂何據奏犯官。旣已前來，姑不深究，還着密拿，首

惡以正國法，不得累及無辜。其蘇常等處私造書院，盡行折毀，刻期回奏。該部知道。

開禧紀事云

天啓六年三月，逆黨魏忠賢矯

詔逮故巡撫都御史周起元等中，及故吏部員外郎周順昌、同惡內臣李實所講階也。先是吏科都垣魏大中、被逮順昌聞而哭之，道經吳門，公與詞婦姻奏酒炙，相持慟哭。是時逆焰灼天，宇內冤舌詞聲，極手觸禁，而公獨感慨不休，以此援忠賢，怒然公清節，顯著自倪文煥、賈台沙之口，而節堂省無起而甘為禁犬者。李實欲得忠賢權，適借織造事羅織公。遂疏上，忠賢遂捏言分逮。遣官旂張應龍文之炳等逮順昌。

詔至之日，則三月十五也。故事

詔使至郡，檄縣官自請主名。時哭邑侯陳公文瑞、公所

板士也。被半印戶求見，樵米而慟。公曰：吾固知

詔使必至此，特意中事耳。毋效楚囚對泣，乃悉召故人

與訣別。而夫人吳氏號泣昏迷，絕而復甦者再。諸子環

繞泣哭，聲徹街市。公不顧，神色自若。臨行所知曰：范司

只此一事
已絕今古

民心即公道所在處

可以得果

則結者

兩朝復仇錄

卷三

事 天六四月

隸屬于敵語千古後皇君獨悲然長往乎公笑曰無。寬
 馳人懷也顧左右有一素勝曰此龍討盜僧屬書者向
 已許之今日可下不亦一罪心乃呼筆題之字大如
 半體法道勁後歲年月日投筆而起意氣浩然甫出門
 百姓號冤聚送者已不下數百人公因服小帽請軍門
 士民聚盜衆大中丞毛公恐自揣不協與清檄有司數
 易置公毋使聚聚一日四五遷然遠道聞風相繼至會
 多至數十人皆言吏部清忠亮簡何罪而

朝廷逮之如昔人不解司馬相公為黨大考或悻悻若
 怒或悵悵若悲或笑若無言或昏昏若夢覺而無所
 自明相守至昏夜猶不散且則復乘舟十五日至十八
 在茲通國皇皇也聞讀之日湖中士民送者無慮數萬
 相聚謀曰吾儕小人無辭上達

天子相當投哀兩臺懇其疏救或曰此皆東廠陷害忠
 良雖撫按可奈何吾輩一死耳無足惜者語氣激烈有
 識者懼生變稍加慰口

朝廷聖明君等皆忠義欲活吏部當為吏部門戶計不
 如乞命而兩臺為得於是百姓皆執香迎願昌於縣署請
 聲震天揮汗如雨縣官馬不得行日午至西察院時撫
 按未至人情洶洶大地陰慘諸生五百餘人公服立門

外私愛日人心怒矣特以天子詔不致發瓦撫按至事未可知我輩代為請命差足慰百姓無貽桑梓憂諸生皆喏頃也撫毛公一驚延按徐公吉至百姓執香伏地呼號之聲如奔雷馮川高轟不覺一語諸生王節劉君漢文震亨楊廷樞殷獻臣王景阜袁徵朱隗沙舜龍三一連等乃逆兩臺於門痛哭而陳曰聞鈺節清忠端亮與皇天為一且以瀆牛龍瑞遂下詔徵百姓怒痛萬心一民之憂國之本也賢士大夫民之望也詩云人之云亡邦謂殄瘁言失民心喪敗法也况頃月等不孫中暴發外而出於刑臣尤人心憤懣不平之極者今京前赤子忠願百身以贖明公為

白露本情

一語詰定

天子重臣何以懸海潮之哀使無崩解之患言訖諸生皆慟哭毛公恐流汗被面喘喘不敢出一語旂文之炳等妄尊大不察民情恃極擊百姓且厲聲曰東廠嚴旨逮官迺容鼠輩置喙百姓頗佩章等聞之還問曰爾言東廠逮官則此旨出魏監耶諸旂虎面豹聲曰速刺若否皆出東廠將何如佩章等不勝憤振臂大呼曰吾輩誦

天子詔耳東廠何得逮官首擊之炳百姓從者于盡而

夷亦高知
而故忠良

死有分也

此紀即可
其

覆水不收之勢成矣。時變起倉卒，諸生皆驚避。毛公益恐怖失色，急請兵自衛。敵請至夜分，百姓漸散。從尉李國柱死，餘或匿斗拱間，或非屋走，因得全。是日城中正沸而歸，衣遠黃，導素者，孫吳入新河，舟胥江，聞知也。岸陽馮陵，縲市民一人，偁曰：是向得獨從，一招而擊者，雲集遂沉其舟，焚其衣冠，所得璫重悉投之於河。諸騎僅以身免，始加賊中有發，跟陰而逃，先是忠賢皆首建，故御史周宗建，旋尉橫行，彈劾，勞甚，與虞縣吏俱張請不具，極兇，焚炙席，延辱二千石，官去，亦聲不敢，視龍等前後一職，及遭變，見與謀，皆厚，天斯東，跋誤我，越二日，民情稍定，人謂吏部曰：公不幸，遭清流之禍，忠良無得全者，矧今日變，因公起，恐徒自苦，吏部嘆曰：以我一人，貽禍桑梓，歿且尸不曉，我豈不知自裁，然願昌小臣也，豈得引高公不辱之義乎，今決赴部，必死，死則訴。

高皇帝速殛元兇，以清君側之惡，公等勉自為我作忠臣，傳可耳，乃以三月廿六日間行，人無知者，友人亦祠文陰隨之，晝伏宵行，潛達都下，冀得一當以脫，公於虎口志弗遂，鬱鬱抱憤，以卒。公既就獄，革下地震，死者以千數，神樂觀災，天譴屢告。

然余讀史記見灌將軍事則冤仇報復自古已然灌將
軍忠孝著西漢而文煥罪愆甚於武安又安知其不再
見於今日也

此紀爲吾友王貞明手述蓋貞明與吾師劉浙于爲
周公莫逆雖當忠難不廢周旋故所記最爲詳確使

百世而後想見吳中臣忠女義士望民壺之概云
蔣鎮曰逆奄之禍中自楊中丞以下賢士大夫日供刀

俎海內人人切齒而黨逆者羅織方亟緹騎四出如吏
部之生平吾鄉士民所稔習而家爲尸祀者於是不勝

憤痛之極走死甘如驚矣一舉而逆奄氣奪豪猾聞遣
者惴惴噤指不敢出緹騎之遣遂中止則吾鄉士民加

也不寧惟是當
熹宗大漸卽聞逆奄聚徒謀不軌其黨某首勸逆曰不

爾便是死路崔賊顧首鼠曰不見暴虐江南之變乎須
半年若除可矣然則吾鄉士民實有社稷功益陰滿逆

謀而不覺也
國家養士二百餘年一旦權落逆監手戕戕衣冠有稱

子稱孫稱臣稱妾妻冀非分而碎首伏節之義僅出於

青青乎矜閭左黔首當事猶且爲杆王章幾成人獄嗟
嗟是何心哉談有萬一不幸逆奄僞出一紙釋詔亦將

曰王命也始并受之可乎
聖天子赫然而帝無論士民加額五人亦合美九京矣
是舉也於海內乃有台矣於台矣乃有此五人若多士
屬天侃侃陳呼噪大節堪為
聖朝以氣傾其人仰伏數澤有餘榮焉
學師不自禁其肩之揚而舌瑞之有餘榮也
神廟崇嬪李氏苑喪禮遵

旨照萬曆魏慎嬪例行禮葬于張順嬪之墓

贈劉光復太常寺卿廕一子入監

命清查京營軍馬盡數歸伍有仍前隱占者指名參奏

時地方夫道空滿營額軍一萬止五千人應從營馬盡
各米坐至是巡視計道空參奏
旨限五月內務要照
數清還不許隱占

癸巳子時白霧占曰臣下擅權又曰主兵喪

下字應昇鎮撫司嚴究追贖

大理寺正許志吉誣奏臺臣張繼孟削奪追贖

命浙江撫按解貢尊素來京究問

時吳中有聞謂之笑于是新授相成
不敢復出故有本處撫按起解之說

下周願昌北鎮撫獄

削奪吏部郎中李白春

逆黨亦証以
門戶故也

兵科薛國觀上言且於本月二十二日在科辦事長得偏
沅巡閱夢得黔省沾危一疏准貴州撫臣王臧咨言三月
初三日安邦彥率衆數萬渡江與我兵大戰數日至初七

日總理魯欽親督兵敵賊四營至二更賊勢甚衆漸逼營壘各兵因數月無餉紛紛逃散令難禁止五鼓營兵盡散總理無計可施遂藏利刃死於營中又准貴州按臣傅宗龍咨言十六日辰時塘報賊將麻姑孫官堡燒劫漸逼城下勢若燃眉等情到職職讀之不勝駭嘆日近報者實被殺竊慶西南事可漸次盪平不意安賊之復猖獗如此也大都黔省遠在天末人視爲非門庭之寇不甚急切而姑緩之廟堂上責成供應之意少邊塞間脆靡推諉之習多謂餉不果腹而兵不用命其說亦正若謂此逃散實緣無餉之致然蓋有難以盡信者夫二更至五鼓爲時幾何

豈無餉糈腹能捱之于數月者而不捱之待旦乎其盡散
之也故賊勢甚衆漸迫營壘各兵懼不能支紛紛逃散令
難禁止是明明供一潰敗之形而乃借口於無餉以爲歸
咎卸罪之地將服誰乎十六日塘兵偵報賊將麻姑孫官
等堡燒劫漸逼城下距今已凡四十日安危成敗尚不可
知卽偏沅撫臣閱言移駐偏橋僅率現兵數百遙張聲勢
虛而有裨實用乎招集調募俟兵力稍勁星馳赴援緩而
有濟急事乎此畫餅充饑臨渴掘井徒爲妄賊所竊笑矣
夫黔省多故簡命王璠聞亦夙負薄名受事以來不知作
何調度作何練習使將不能制兵而兵輒怒弄將賊衆一

臨魚驚鳥散遺孤將已云亡平日之威令安在節制安在
運籌決勝又安在戒亦何爲于師中而又何辭於皇上
哉傅宗龍識諳首情選擇而使無奈勞動久而倦勤生任
事之心與願息之心交橫于胸中壯心之銷磨幾盡此二
臣者同有軍旅之寄同有封疆之責而進戰與退守成則
共功敗則共罪如往者遼上之陷今者寧城之全賞罰之
無少貸錯可念也若魯欽今日之死僅足贖前日之逃置
之不論可耳伏乞皇上嚴加申飭切責二臣和衷戮力
合謀分應以追賊鋒毋推諉毋拘執毋觀望毋參商將玩
忽之精神律振壁壘之氣色改觀賊常望之而卻走黔無

恙而楚蜀滇之三省隨之西南半壁之天下有寧口也至
兵馬之從一面速檄黔中整棚現在相機戰守一面速檄
督臣朱燾元於楚蜀滇之附近諸處任便調遣星速赴援
然而師行糧從一切安家行糧亦于附近所在任便搜索
事平銷筭若偏沉樞臣閔地居輔車唇齒之勢宜作披髮
纓冠之急當傾心設法竭屢策應毋第日移駐偏橋率兵
數百調募兵力稍勁星馳赴援而爲此不急之語以塞責
也從來兵家勝負決於俄頃恐我不乘賊而賊乘我我有
待而賊無待也其所請糧餉不論享邊各項盡行那借俱
如所請以圖底定黔省幸甚封疆幸甚天下幸甚

刑部左侍郎沈演上言治外必先治內外寧猶有內虞治
亂何徵轉關在微憂盛危明敬拚一得 一曰寬猛應酌
時宜傳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濟
之以寬寬猛交劑政是以和

神廟久御政尚寬大摘發不盡明擊斷不盡法雖大柄獨
持而銜轡時委

光廟一月恩覃九有

皇上初政惟務溥育諸人幸

恩罔

上仰干

天諫

皇上何心督過羣奸自底不類抑陽和之後非霜不肅寧
止人情時乃天道今法紀聿新人心震疊自今以往惟當
綜核名實以警惰偷分別黑白以定趨向崇獎廉靖以紬
貪兢修舉廢墜以明政紀顯示灑濯以與更始果能滌除
胃腎一意奉公不追既往自有風警屏居自引亦不深咎
無爲反側自疑故作不靖以忤文罔

皇上每事必法堯舜法堯舜法天也疾雷震電惟以破除
陰曠暖日和風乃可昭示恭庶曾見上天有竟甘雷霆者
乎 一曰

祖宗成法宜守。

二祖法令明備，立綱陳紀，九官有表，俾總庶政，幾經
睿慮，炳若日星，法久弊生，不無撓廢，惟

明勅所司，各修訓典，掃從來沿習之陋規，復初時創立之
成憲，魏相中興賢佐，惟修漢故事，太平何象，曰無愆忘，苟
未當

聖心，不妨駁議所守者，正何嫌補牘，如有未叶，當備陳往
例以聽。

上裁，卽以臣刑部論姑息之久，宜用重典。

輦轂奸宄，躡踏火烈，而後難犯，然奸不戢於嚴刑，而戢於

必得法不期於重而期於確。但當閱實其罪耳。使奸必麗法。法必麗情。乃稱明允。一重辟也。而正犯與謀犯異。一決也。而不時與秋後異。輕重緩急。稍爽其則。何以稱平。

文皇時。因有情重法輕者。欲重擬。

上曰。律者法之平。今欲輕重之。罰雖當。民弗信矣。其如律。又有冒支官糧者。

命戮之比覆奏。

上曰。此朕一時之怒。過矣。其如律。

文皇聲出爲律。乃一則曰如律。再則曰如律。非徒以職要職詳。上下有體。抑亦頭緒煩多。情偽微緩。一時神明獨斷。

未必悉中情實故直休所司不以臆決亦虞舜臨下以簡無爲而治之道也 一曰預處經費以程工作

三殿並建原屬曠典

至尊臨御萬國觀瞻安可稽緩

皇上式弘堂構神人協力在事諸臣竭慮恐後費省工倍皇極正殿落成有日從此來萬方之玉帛奠億載之

丕基獻俘馘以張武功舞干羽以顯文德太平盛事有光

列祖

二殿次第修舉規制方備第工費不貲兵革未息財賦國家之利器虛實不可以示人大工與大兵並舉將司農

與將作交征提襟露肘支左缺右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宜令主者會計每

殿工料幾何經費領於司空者歲入幾何尚方織作之需陶匏絲枲之屬燕享犒勞之具

內府積有奇羨者俱改納折色以給

大工歲歲衰而息之度可當工料十之六七而後舉事費既積之累歲工自成於不日雖百堵皆作而天下晏如無爲焚林而田見影而提剋核太至而生其不肖之心無示人殫匱之形使狡夷奸民量我物力而妄生覬覦之計斯亦周禮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爲出之意也之數者

或憂時而出嘔心之語、或摩切而進百一之規、咸謂非所宜言、恐害於身、而臣以爲不然、臣家世受

國恩、臣兄灌忠猷未竟、臣芹曝微忱、固杞人憂天、過慮實
婺婦恤緯、深心、今所縷縷關

國大計、苟有裨于涓滴、又何愛于髮膚、與其茹之而害于
國、寧吐之而害于身、與其已事而爲無益之咨嗟、寧未事
而抒不必然之籌畫、書云、予違汝弼、汝無而從、退有後言、
與其退而有後言也、寧進而直陳于

明主之前、儻蒙

采擇、施行萬分一有補、臣忠已効、退就隴畝、夙無所恨矣、

瑞橫起於甲子秋冬間初時奸惡未熾公疏單疏糾者
十百及大權獨攬生殺在手中外絀口無敢一字與瑞
異指者司寇公以乙丑臘月赴京兆任至孟夏蓋四閱
月矣自閣部至言官庶僚無敢言及職掌一字者惟當
意指是向閣刑曹諸書牘如汪心淵無証追贓數萬李
承恩以僭用應擬徒誣坐盜絞其宅情皆不附律輕重
任瑞意心中既大不平瑞復杖殺一御史以立威逮繫
七賢以快忿廉吏周順昌亦在逮中吳中大譁舉朝無
敢駁正一語自思身爲刑官坐視忠良駢首法律舛錯
奈何以下咽夜何以安寢遂是夜草疏達旦而成瑞專
以非刑箝人口故前言寃刑瑞專以中旨行亂政倏次
言守成法無臆決瑞專以大工蠱寵幸非理苛索充費
故不言宜緩工無見影而提焚林而佃三事皆當所最
忌客多相阻止謂此時正憑威怒誰敢撰其鋒拜虎頭
法不免虎口身老幼不虞歸骨之難乎心如此勸是
忠其如心不能乎疏一日不上日忿念似無以支朝
久不暇計一身生或竟以四月廿二上此疏瑞一見怒
甚與其同黨言依宅說都是我習邊不是了意欲重處
而閣中原稟
旨甚濶又使人在外庭偵探此疏一出朝紳士庶嚶聲

載道復集其心腹商議。不如且以淡
音打發。另尋事端處他。舊規。疏該第三日下。又遲二日
至廿六日。方批。該衙門知道。蓋與其腹心計議未定
也。日使厥役踪跡。其柰門無祿。宿無所聽。拾故借章輝
斗事入厥疏中。以同府人。可借以爲題。然亦不能一字
污。曠直于辨疏上時。第二日。印內批別籍爲民。引紅牌
轉換字面。欲中以危法。恐公論太不平。故調止制籍。又
令厥役隨路踪跡。纖悉必報。不死。幸耳在途兩月。家中
皆傳已逮。孰知如唐存意諸公。爲之精神。爲之問卜。
鄰里細民。皆爲扼腕。後聞抵吳門。拏舟掛逐者。爲路。

序

旌表常州吳氏一門雙節

時道府縣學俱勸得潘氏係東廂下里潘耆室女有四
省提學副使吳仕年六十無嗣於嘉靖十九年七月聘
為側室時年一十七歲至嘉靖二十四年二月任身故
氏生子敦復僅八月時年二十二歲任先有嗣子包藏
禍心謀殺敦復兼偏嫁氏引刀自決以死自誓抱子襁
褓中十餘年不敢出戶外而子得成立尋薦賢書後不
幸復先物故遺孤士貞等俱在紹亂值族兒梳髮希連
巨室飛禍構之其家幾破氏號天禦侮滿體哀求寧雖
蒙什竟以憂卒記存庚七十四歲守節五十二年按氏
生而不辰嫁卽多難甫吐微蘭之夢遽成點竹之悲引
刀而志靡池遂仇而鞠凶歲及遭孽嗣之禍飲水茹孽
卒敦儻子以成名抱喪子之哀扶老孀幼後世遺孫而
禦侮一身兩世百折之憂虞萬死一生礪烈身之完節
蓋棺論定優表宜先又勸得沈氏係本縣清泉民沈尚
之室女於萬曆十年正月歸已故舉人吳敦復時十八
歲年十一月敦復身故年二十九歲于士貞甫數歲於

時新喪孝廉家邨叢起豪橫踏籍幾欲取卵破巢正前
所云潘氏號天稟侮時也氏日與潘氏相對嗚咽亦時
破涕上慰老姑下撫幼子焚焚在疚不遑寧處後事得
解卽延師教子朝夕督課勝於嚴父士貞遂舞象遊席
弱冠鄉薦茲成進士氏見年六十一歲守節三十五年
按氏性稟堅貞身嬰荼苦志同皎日律若嚴霜祐始禦
難植垂絕之宗枝弱子象賢振重光之世業三十年啼
鵲血淚鐵石不爲摧六十年病鶴羸姿佞筠比勁旌例已
過齒開

旌表上海孝儒張秉介

按張秉介直隸松江府上海縣儒學生員保巡撫貴州
部察院右僉都御史鴛翼季子事父至孝朝夕奉侍頃
刻不離左右凡飲食所需衣服所適必躬親手進及見
父顏色和悅則喜或有他事稍有不怡若默然則退而
展轉憂思寢食俱廢每日夜伺察數回凡若此者日近
官以致遠官自違官以至歸家歷二十年宛如一日迨
為翼病秉介萬端療治以至逆順置卜等項輒至垂索
晝夜叩禱北辰請以身代願為之翼父病篤時日不交

曉衣不解帶，嘗自闔戶，引刀割股，家人排闥，跪前抱持之。然刀痕已入寸許，及父終，不能救，乘舟哀慟，卽絕。家人以水漿灌口，踰宿而甦。是時臥病床褥，不及躬撫，父軀乃以臥棺之前，設一靈几，早晚上食，不啻令人扶掖于牀上，微作跪拜狀，氣息奄奄，有淚而無聲，遠近聞而哀之。自父歿，甫及匝月，竟柴毀骨立，以疾卒。縣知縣裴山頂廉，得其實，以申諸府，府以申諸道，一時撫按諸臣，各有獎勵，扁額充膺，詠歌盈帙，其事昭昭在人耳目也。大抵秉介之孝，不爲好異立名，惟是日用之間，真情真性，懇到體認，爲人所不可及。至於一歿而後，知孫秉達外之孝，輒近不多見矣。

繆昌期卒于獄

按昌期，博學宏才，望如山斗，當漣令，常熟持，氣味相投，稱道義石交，後同朝，惟好信昔，昌期直氣凜然，常對人，詆忠賢之驕橫不倫，忠賢固銜之，矯

旨斥奪，削籍編氓，暨而坐與，適善爲之，點竄疏，蔡卽紐，爲邪黨，逮繫詔獄，許顯純嚴刑痛拷，十指皆折，追比誣，斃于獄，底天下聞之，靡不痛悼。

西戶之制
三五注
之題甚活
以此加入
謙能自免

應天巡撫毛一鸞劾奏奉

聖旨、毛士龍發邊遠充軍、僉妻着伍、夏嘉遇行賄得官、口
供甚確、依律充徒、不准納贖、姜志禮、刑籍爲民、追奪誥命、
其餘俱依擬行、該部知道、

禮科張唯一、直糾寺臣許志吉奉

旨罰俸三箇月、

陝西巡撫喬應甲叅孫埽削奪革去恩蔭、

指帝爲門戶故也、
應甲從此滋議矣、

王恭嚴火、

御史王業浩等上言、臣等於辰刻入署辦事、忽聞震響一

聲如

天折地裂，須臾塵土火木四着，飛集房屋，棟梁椽瓦窗壁如落葉紛飄。臣等俱昏聩，不知所出。幸班皂多人拚命扶行，及至天井，見火焰煙雲燭天，四邊頽垣裂屋之聲不絕。又覓馬出衙門首，見嬭女稚兒，聚泣於衢，則知屋舍碎壞，不可勝計也。震壓冲擊，驟踏瓦者，不可勝計也。比策馬行不數步，又見萬衆狂奔，家家閉戶，則因衆房傾倒，羣衆驚狂逸出，不可控制也。臣等急策蹇騎至朝房，驚魂甫定，方知變起王恭廠火藥局，失火砲發，沿近屋舍，人民已無焦類，而城中家家戶戶有傾頽震壓之患，人心惶憂伏恐

皇上帝拱

大內不無震驚，臣等下懷不勝踈切，呈合詞恭候。

萬安，又切照得火藥原係制勝之神器，修合收藏，須萬倍嚴密，乃不戒自焚，致

都城雲擾，萬衆受害，典守之罪，夫復安逃。第殿內戒嚴，星火未嘗入門，忽然焰起，寧無別故。相傳塘報，奸賊差奸，細十人，限于四月二十七日齊至。

京師潛厠內應，今日之變，適與報符，關係不小。除臣等錄廣招愆，昧庸鮮累，痛自修省，冠責外，伏乞

聖明

嚴勅內外巡徼防守無致疎虞以彰

廟筭仰祈

勅行該城查恤被災人戶以彰

聖德臣民幸甚臣等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

時救火諸役從廠中救出華身男子吳二聞之口稱身
係廠中木批火藥人役但見煙風一道內有火光致將
滿廠藥錠燒發同作三十餘人盡被燒死止存吳二一人
最可異者庭樹盡拔而無焚燎之跡藥樓飛去而陷
數丈之坑庫中單罷如故神剪火木塵封

內閣傳與禮部

聖諭今歲入夏以來風霾屢作旱魃爲災禾麥皆枯百姓

失望乃五月初六日巳時地鳴震虩屋宇動搖而京城西南一方王恭廠一帶其房屋盡屬傾頽震壓多命朕以渺躬御極值此變異非常飲食不遑悚悚危懼念上驚

九廟列祖下致中外駭然朕當卽齋戒虔誠親詣

太廟恭行問慰禮訖中外大小臣工俱各素服角帶務要竭虔洗心辨事其停刑禁屠等項卿等卽傳示禮部都着痛加修省恪供職業共事消弭仰體朕心冀聞

天變毋得視為具文苟且塞責仍將被災人戶速着該地方官查明具奏分別優恤以彰朕畏

天省惕至意特諭

虜報甚急，督師王之臣請發兵馬器械糧餉一切軍需以爲防禦實着。

黃尊素解到下鎮撫獄。

命速造火藥以備奴警急推補司空以便料理。

聖諭兵部朕覽工部署部事薛鳳翔等查勘異常災變奏稱王恭廠局并周圍房屋一槩皆傾震壓人民不計其數。首乃古今未有之變也。除修省事宜已諭內閣傳示禮部。訖念遼黔疆土未靖大工錢糧不敷正國家財力兩竭之秋須亟求權宜長久之策。今王恭廠局房屋一節爾工部職掌所關速宜修理。况此神器錢糧豈可久容暴露。但工

程煩費似非旬日可竣卽先修墻垣亦非永遠之計茲查得西城十忠坊地方設有御川監外西新厰房三所共計二百餘間其中甚爲寬濶卽便改爲安民厰爾兵部卽傳京營總協督率三大營官軍論派三千員名速往王恭敏搬運神器錢糧等件運赴安民厰貯收事畢之日就以王恭敏土棧仍將低窪之處填墊平實其木植瓦石料各安集原處聽從別用以昭朕仰體天戒惜財郵力至意特諭

計查厰房一萬九百三十間

厰房男婦五百三十七名

局師報會安堡之捷

毛鎮瀛報言官兵乘奴賊飲民北上欲逞西寇故齊勇
入攻尅會安堡接回順民一千三百餘人陣擒真夷
三十六名

干首挾賞

延綏塘報言虜首干兒馬同伊母赤吉娘子三月二十
八日率眾執舊帖文索資四百二十餘兩邊吏詰責曹
辭衆遂勢甚猖獗在我素蓄畏遠精銳挑盡重以京民
兩運不繼軍餉欠至十六個月虜方裹甲內必脫申情
形萬分可虞

京師祈雨

春夏以來風霾亢旱雨澤未沛
故命十九日禱祈爲始

上諭戶部有兵方有餉餉之多寡以兵爲準柳河敗劄覺
華被劫失兵若干應減糧若干如何不見清查一槩混淆

本兵職掌何在，着作速行督撫等官確查報部，以便議補。班軍出關糧餉，卽于預備應支銀內發山海餉司給散。該部知道。

兵部尚書王永光備陳修省之實，疏曰：臣觀古今災異洵臻，必朝有紕政，位有愴人，顛倒悖謬，然後逢天瘡怒而譴告隨之。我

皇上御極之初，河清鳳儀，固已慶太平。

天子邇年以來，靡遜元克，登庸衆正，朝講不輟，刑政具修，直與堯舜同符。陋漢唐不敷，謂宜協氣上蒸，清寧成象矣。乃天心眷愛，犹若有惓惓而未已者，如近日。

都城之變雷轟電掣屋覆墻傾死者屍橫枕藉傷者呻吟
載道流離殘破之景不忍見聞諸臣謂王恭廠不過火藥
延燒已耳何能使坤維震撼數十里作霹靂之聲此非徒
藥之力也目前稽察防範不可不嚴若但委之藥之力也
目前稽查失火則甚非上天垂戒之意與
聖明修省之深慮矣今我

皇上減膳撤懸諸臣素服角帶謂遂足以當修省乎臣請
就諸臣言之問之植黨背公招權納賄者已伏其辜矣今
果能大法小廉端共爾位否不則試省而修之問之懷忿
逞臆斷送

封疆者已伏其辜矣。今果能協力和衷共抒敵愾否。不則
試省而修之。問之蠹國剝民騙官盜餉者已伏其辜矣。今
果能各滌肺腸清白自砥否。不則試省而修之。諸臣位置
不同職業各異而撮其修省之要。端不越此。

皇上回天之子也。一言善卽爲景星慶雲片念回。便是和
風甘雨響答景從感召最速。今方祖述堯舜。寧有缺事。而
一一孫伏之過。亦有可得而言者。如刑獄繫生人命。董以
士師。申以伏奏。誠重之也。今累囚半歸詔獄。追贓卽已畢
命。雖其人自不寬。而於好生之德無乃未愜乎。甚至秋后
與不時竝律。囊首與絞斬同斃。痛快之事。每足干和請自。

今以往輕重罪囚悉付法曹使罹法者目瞑自作之孽比附者幸繳祝網之恩罪疑惟輕者或開其謫除減免之一線罰當其咎者仍念其子孫父母之無辜肅殺之后繼以陽春此其時矣至於軍儲告匱土木繁興豈不知生財爲亟而急土木不如急軍儲議掇括又不如議節省今既掇無可掇括無可括而瑣屑凌雜冬臣以入告竊恐焚林竭澤之后能無魚驚鳥散之憂請自

皇極告成暫停工作悉以海內之物力并於軍前之輓輸寢其屑瑟之誅求益見

聖心之敦大候疆宇廓清再完堂構未爲遲也此皆老生

之常譚實爲救時之針砭若夫傳宣
詔旨或以誤而成訛不如以票擬還歸之政府甄別品流
或以疑而成涸不如以邪正盡付之公評此皆舉朝所欲
言而臣不忍不言者幸逢

皇上聰明天挺左右親臣公忠自矢爲端振刷已極苦心
畧事調劑便稱完美臣奉

先帝憑几之命受

皇上特達之知臣若不言之而或避忌諱不惟負
皇上抑且負先帝故敢瀝血陳之倘蒙

聖明採擇翻然更始竝勅內外廷臣一體虔惕時政得

失盡許直言無隱將灾沴頓消休嘉立應而又何外患之足慮哉。

薊門地震。

遼東巡撫袁崇煥奏列關外兩鎮叅差之情奉

聖旨滿桂廉勇素著挫賊有功倚任方切既稱群情欠調暫准回府候推別用其寧遠防禦事務着左輔以原官管理作速交代任事原給印信繳進開門內外大小將領俱聽趙率教調度以便責成兵部知道禮科彭汝楠請省刑薄欵以謹天戒

詹事李國楛王應熊充副總裁

原任大學士丁紹軾卒

賜葬祭護其喪還

朝天宮火。

此係

勃建寧字千官習禮之處，一旦火燼，深可駭異。

胡葉大受職

夷漢人來歸，督師王之臣譯審真確，下令安插之。

先是通奴掩襲柁花部落，殺其名王貴人，掠其牛馬，時虜衆雖難歸來者，以二千計。本部院誠恐中間夾雜奸人，呼柁花領賞白刺麻舉其歸來夷日，一一偵問，喇麻泣言，俱是柁花部落，隨行寧前道會同總鎮將歸來漢人度地安插，其夷衆老弱善爲撫慰，候事定仍歸虜營，以示恤惠之意，則虜必畏感懷德。

貴州巡撫王臧請

勅督臣撫鎮黔陽。蚤結西南全局。其便有十如事繫安危。機漏秘密。可以面商。而意喻。不慮鄙筒逗漏也。一便也。利害宜審。進止宜酌。可以互參。而後議。不慮道理隔絕也。二便也。或檄軍兵以援黔。則道將趨令。唯謹。不似職大呼不應也。三便也。如督師以用兵。則鎮臣奉法。恐后。不似職節制無權也。四便也。在楚藩不患餉。黔又後餉蜀。可免躊躇而成兩悞。五便也。在督臣不慮難分。用徑可專用。不致空拳而稽大舉。六便也。且中樞之威望。足以彈壓。而寒賊膽。七便也。數載之恩信。業已沁入。而感賊心。八便也。練達之才。識久已洞徹。賊情。九便也。出入鬼神。之妙用。聲色不大。

神武不殺而畢賊命十便也。故可以死奢寅，卽可以死邦彥。督臣之能事可必也，倘可以死奢寅，未可以死邦彥。督臣之全局未結也，乃奢寅已死，蜀局已結，督臣不必仍居蜀也。今邦彥未滅，黔亂方殷，督臣不得不移黔也。

大學士顧秉謙等進呈 三朝要典副稿

大學士顧秉謙恭進實錄副本奉

聖旨卿等所進纂修成

皇祖實錄副本自隆慶六年五月起至萬曆十年十二月止共一百三十一冊。朕虔誠恭閱，具見卿等殫忠紀述，深叶朕心，仰惟我

皇祖享國綿長。政務煩鉅。卿等卽傳諭付總裁等官。更加博訪周詳。務要矢公矢慎。卽將十一年以后之稿。遵奉屢旨。上緊催修。俾早竣萬世信史。以慰朕羹牆若見之思。其加恩示酬。統需后命。該部知道。

巡按貴州傅宗龍奏曰。概自魯欽蹉跌。賊氣頓張。助逆仲苗。蟻趨蜂動。貴陽三十里之外。焚屋殺人。急書一日而十餘至。僉謂壬戌二月之光景。再見於今矣。臣與撫臣王城。一面告急於督臣朱燮元。一面求餉於偏沅撫臣閔夢得。一面會集司道諸臣商度機宜。激勵將士。先遣王國貞等攻河沙壩之獍鬼。盡俘斬之。而廣順定番青岩白納一帶。

之狡夷爲之奪氣。繼遣張雲鵬等拒逆彥於趙官堡。小戰二日。大戰二日。所殺傷者無筭。水內水外之賊奔走潰歸。道路復通。城池無恙。此蓋仰仗

皇上如

天之福。非人力所及也。

六月

雨降祭謝

得濕已極
何則之者
猶未已也

工禮二部請給魏忠賢魏大用魏志敏魏釗等祖先祭葬誥命得

俞旨都照伯爵例行

初五寅時京師地震○天津三衛亦震宣大同日震倒壓死傷更慘

初六辰時皇子薨逝喪禮

命照悼懷太子例行并祈葬墓側

御史楊方盛以黔變阻隔無聞滇省孤懸可慮特陳擇

二議大有
違于局

官通路之議請疏理建昌另開生路咨訪人才實加鼓舞吏部覆議通路事屬兵部所司而擇官一節銓司于升除之際加意體訪務令人地相宜勒限到任不肯少假外其在外撫按亦勿徇情面連章保留以掣用人之肘庶僥倖之門塞功名之途開而渙事有濟矣

戶部奉

聖諭王恭廠一帶居民災傷甚苦賑卹宜優據請六千金似未足周濟茲特發御前銀一萬兩着西城御史會同戶科官一員照依查明被災人戶數目酌量加攤逐一當官給散務使均霑實惠稱朕敬天愛民至意

時南直陳溝新河成

河道總督李從心奏曰惟我國家定鼎燕冀歲運東南漕糧四百萬石。藉此運河一線轉輸在邳宿以南則資淮○費二水在潞清以北則資漳○衛○洹○淇○釜○陽諸水在直口至臨清延袤八百餘里則資汶○泗○泲○沂○挾各州縣諸泉水灌濟以達京通關係最重。臣二月謁

陵行河經宿遷顧凌劉口磨兒莊等處中河分司趙濂同知宋士中及各州縣官鄉耆長年三老擁稱連年運船到此一船挽拽夫百計以一夫工費動以數錢窮旗典鬻以償官夫人力與水勢爭衡。蓋纜中斷前船橫下后

此
案
無
及

船互相磕撞。官儲民命。須臾歸之逝波。風激浪高。竟日不能移一舟前阻。后壓千艘。俱皆等待。各官會議。要自馬頰口起。下至陳瑤溝。止計程六十七里。另挑一河。已有成議。臣卽同各官步行。隨其指畫。皆可施行。及臣回經臨。則見簪紳雲集。工有次第。臣復同各官步行。逐段閱視慰勞。仍不次催促。茲于五月十六日。據同知宋士中詳稱。原議靈睢宿桃邳五州縣募夫七千二百名。限六十日完工。今陸續着工。隨將內河上年存剩銀分給州縣召募。每夫一名給銀一錢。至三月中旬。共計到工五千六百一十六名。蒙行府發土方銀七千兩收貯宿

遷縣廬知縣吳錫查照各夫役土方支給但實稽夫數較原議尚少一千五百八十四名后令魏三跨募夫三百名劉萱募夫三百名調邳睢番夫四百名協力併作或以濬兼築則計河工不計堤工或以築兼濬則計堤工不計河工或因勢順導或改曲從直河底沙硬用鋤開使深水中堤下以船載土壘築使高堤之殘頽者加修河之沙淤者加濬陳溝十里平地濬與築兼舉計挑生河長一千九百一十八丈築木墩水占堤長二百八丈又兩頭坍塌堤長四十五丈西岸平地築堤一百八十丈王能莊芬后雙河尾築堤長一百丈幫築殘堤

一勞永逸
安可以
民懼而
從事也

長七百四十二丈濬深淺河長二千二百四十丈其根
頂口底俱照丈估丈尺于五月初十日全完河工告成
從此運船改由陳口諸溜遠避公私幫拽之費可省漂
蕩磕撞之虞以杜風浪不能爲之阻而各船卸尾直進
可以計日計程无復舢延阻壓之苦與中河分司淮徐
道復詳請開龍門放水行舟等因到臣該臣詳批陳溝
駱馬新河工程既已竣運務亦永賴矣卽今龍門開壩
放水行舟似難久待仰司道先擇吉日舉行聽候本部
院西巡畢日躬親查閱緣則南直黃淮之河不虞旱而
虞澇可勿慮矣

督師王之臣上言歷陳遼事壞于不和之故奉

聖旨遼左從來壞事都因不和朕深切痛恨今督師巡撫
同任封疆功罪一體米能捐去形迹和衷某事寬慰朕
心便是忠誠體國之臣滅賊復遼端不外此卿身膺督
師手握賜劍將吏進退戡守機宜自當指授一切公事
須商議妥當使號令歸一將士知所適從該奏的照例
會奏滿杜廉勇著聞朕所素鑒因撫鎮參商同城未便
故暫准回府既稱將材難得山海需人應何委任着兵
部酌議來說

已而兵部覆奏言督師所議以撫鎮若此調遣撫臣議
新授之大鎮總之舉寧遠州人與地相安請

初下首此移會檢任持誦杜用何地
化成心虛畏的談其一遺者會泰印此
北仗是志誠矣
時求撫任與滿集不和以未知會王
故王皆微有不平互相爭辨反背
謂多子間過者矣

遼東巡撫袁崇煥以賊情暫緩題請貸直孫元化回部
元化以所頒賞銀五十兩繳還貯庫助餉

上嘉其急公准令回部

周順昌卒于獄時六月十七日也

虎彪筆迹迎瑞意証麻持比骨所成同血滅四飛昌
雜萬指時日不問哀乞之發萬惡完不脫口天日為
之一無色時有好氣者問中舊治士民英中矣時則
一時疎全錢代共究壯其共出全而昌乙後監司拜
真隨范矣臨北共短常所以屍諫不單而領埋時成
周已腐無寸絲掩藉而日供誦止見頭無情疑英氣

凜冽尚自逼人先生
烈矣吾輩能無痛乎

周宗建卒于獄時六月十八日也

按宗建由武康調仁和廉明體憐兩地絃歌和平清
潔三臺上薦縉衣內召借危無誣垂淚禁縶執香擁
道前臺厲節自簡嚴霜巡方剔弊按楚持平素志好
樂而罹錄金建講院之嫌危言觸奸以致牽職進
綸章之旨準擬歸田繕輯素業何知驅盛射入寬
甸間緩騎而驚心對妻孥以斷腸雨邑士民懷恩泣
訴當路與以代完贖錢萬惡瑤棍成心顯指監司急
令酷加敲朴孤寡已自銷亡病骨那堪箠楚誣孽盡
被家嚴刑乃殞命矣侍御故閩闕家子也慨據有大
志少卽以文名而賦性謙沖對人如不勝衣一當大
義所在萬夫不回是以宗黨族里無不敬之愛之依
之賴之及聞變相與爲位而哭之嗟乎公之死僅與
逆党之敗隔歲時耳而公之名與欽程之名孰馨孰
馥孰冷孰熱逆之辨惡輩何不能自擇至此也

文書房遞出黑字揭帖

聖旨六月十九日辰時進 三朝要典聖覽畢、公同內外
官員送皇史宬收

文書房傳出

聖旨信王婚禮大禮吉日着禮部行欽天監選擇

時已選中大興縣民周奎女年十六歲三月二十八
日子時生即今
聖母后也

閏六月

御史陳朝輔再糾輔臣

聖旨這本說輔臣馮銓事跡多端即着回籍閑住以候公
論之自定程夢庚奸惡甚于汪文言已經該廠拿問不

得輕縱該部知道戶禮二部都察院接出

聖諭朕惟自古帝王御世莫不以敬天勤民爲首務朕紹
統祖宗誦法堯舜念此至殷切矣踐祚以來惟上帝

眷祐是賴下民居食是懷乃今春入夏異災頻仍亢旱彌
甚茲者伏遭霪雨晝夜連綿震動若傾滂沱如注朕克謹
天戒恐懼靡寧已于宮中竭誠致禱其禮部堂上官宜卽
率屬懇祈各秉精誠齋心對越仰答上天示儆之意勿以
虛文塞責又念京師米價騰湧小民糊口艱難今後房屋
坍塌入口損傷朕甚憫焉卽着五城御史上緊行查具奏
照例一體優卹其房號銀兩除舊例免征外再免征二個

月戶部仍將太倉見貯之米暫借十萬餘石刻期支放不必折色以救目前朕思堯湯水旱不足隕陞隆之治惟君臣交儆乃可答仁愛之天與朕同休戚者固在股肱心膂大臣而內外文武百官亦皆居天位治天職共朕欽若昊天者各宜仰體朕懷恪共乃職捐玩愒之故習矢勤奮之新面一念不公儼肺腑之畢見一事不實崇釜鍤之難避務使積誠動天轉災爲福兩儀安奠百穀豐登粒食罔艱室家胥慶以昭朕畏天省愆軫卹都民至意欽哉故諭

黃守素卒于獄閏六月初一日也

按尊素剛介不同氣節然爲守國節操人不致犯
夢寐懾服運入烏臺侃直敢言指斥權奸立被禡戮歸

隱東越之谿，賦詩讀書，偶過西湖看山，菰水暗向人煙，
譚不畏時忌，姪姪及之，厲聲唾罵，偵事者聞之，
瑞瑞而併入周起元一案矣，幸從騎過吳門，估勢驕橫，
斂多金，一時交關，畏與不前，竟返轍而不過，或亦
虎口容辱，且省繁費，尋復傳，青着撫按，差官扭解於
京，而瑞怒稍平，督刑稍憫，然不容其獨生，遂病不起，旋
與應并同歿矣，童僕力不能領，埋鄉人憐之，隸金而爲之殮云。

欽天監欽奉

聖諭 信王婚禮大禮，擇十一月二十五日卯時，撥移十
二月初十日午時，尚冠十六日納徵發冊，二十一日安牀，
正月二十七日開面，二月初三卯時親迎。
東廠魏忠賢奏曰：告人吳榮，告爲欺

君抗

黃山徵起
編民無辜
校天

國朝通志卷三十一

旨蠹 國喚民等事狀一紙，該臣看係不法事情，隨差旌尉王應元等將狀內有名人犯拘獲到厥內，審得吳君實供係直隸徽州府歙縣人，招稱有未到官吳養春家資巨萬，爲富不仁，一面結交縉紳，霸占黃山，委令未到官男子吳用譽等砍伐樹木，貨賣年久，獲利何止數十餘萬，逞其強橫，不容諸人樵採，以致合郡烟爨有虧，人人怨恨，屢經具告撫按府縣司道衙門，因其財勢通天，莫能禁止，先日惟有巡按御史駱駸曾見其強橫，遂將山地判斷一半入官，具疏造冊送部，卷案見存，養春用賄朦蔽，至今仍舊公行霸占，近有科臣霍維華等因見

大工肇興條陳採取橫山木植應用吳養春慮恐採取木植難以獲利于天啓六年三月二十日差未到官家人文飾持書一封前來天津令君曾攜帶多金同到京城箔子街今在官男子吳蹇叔家投下密令蹇叔等爲其打點停寢採木

旨意吳蹇叔等將前銀收下遂同今在官男子程慶庚許應童應荐茅培等將前銀在于各當道處打點止住不行採取黃山木植養春私創崇文書院委今未到官男子吳邦宰管理假以講學呼朋引類各立門戶乘機挾詐官民財物積有萬餘設立車藏專備黨中鄉官遇有患難之用

于天啓二年六月內奉

旨拆毀天下書院吳養春同未獲男子汪時胤等不合不遵

明旨巧立名色改爲書館令子吳繼序同時亂在內看書招聚朋黨講道學養春付與未到官男子吳逢元方中凡本銀三十兩在于天津作鹽因吳逢元方中凡俱回徽州遂將天津本銀俱付君實掌管以備有事打點京中使費取用養春又付未到官鄭一城等本銀七萬兩在于揚州作鹽有弟吳養澤因分家財不均具告撫按成仇養春父子伏財爲惡將親弟養澤謀死將七歲孤子嗣鵬酥死

希圖鯨吞家資數萬，有令原告人吳榮原係伊弟澤夥計，因養春將養澤一家殘破，心甚不平，時懷忿恨，吳榮回藉行至儀鎮，撞遇養春未到官人吳繼武等，竟將榮行李盡搶一空，券約六十二張，片紙未留，妻子一十四口，逐散未卜存亡，原籍家產亦被搶盡，足見吳養春父子爲惡多端，抗

肯情弊，吳榮不甘，情具告到敝堂，將君實併吳蹇叔程慶庚許應章應荐茅培一同拘獲到官，審供前情，及審吳蹇叔等各供情相同，據此叅看得犯人胡君實等玩法神奸，游手藉棍，走權要之門，若干已家，止採取之令，誠如探物。

至干吳養春久壩山場獨專其利逞虐罔之素張小民吞
聲復錢神之有靈有司短舌故將奉

旨拆毀書院私改別館招朋引類深懷不軌之謀播惡如
此亦何所恃而不恐乎惟賴胡君實等多方打點之力耳
欺

君抗

旨莫此爲甚均應從重追擬以警巨蠹者也除兄獲違法
犯人胡君實吳蹇叔程夢庚許應章應荐茅培在厥監候
外其未獲犯人吳養春吳用譽吳邦宰汪時胤吳繼序吳
逢元方中凡吳繼武合着

勅下錦衣衛差的當官旂前去與同撫按拿扭解來京。所有賣木庄銀數多其家屬經管人等亦應撫按嚴拿監候。臣未敢擅便奉

聖旨欺

君抗

旨久壩山場犯人吳君實、吳蹇叔、程夢庚、許應革、應荐、茅培俱着該廠監候。其未獲吳養春、吳用譽、吳邦宰、汪時胤、吳繼序、吳逢元、方中凡、吳繼武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旂前去與同撫按提拿扭解來京。一併究問。所有賣木庄銀數多并着撫按嚴拿家屬經管人等監候追贓解進以助

太王該部知道。○浙江巡撫潘汝禎題請建立魏忠賢生祠，允之。

時畿匠張選沈尚文等倡議立生祠，此小人常態，固無足怪。不謂堂堂冠裳，亦溺于諂媚之私，首倡既請，遂貽千古之羞。良足嗤矣。祠額永闕。春秋祭享，已占逆增之不享也。

黔督朱燮元回籍守制，部議加偏沅巡撫閔夢得總督，從中湖度，控制五省。○李應昇卒于獄。○追虜。

按應昇英銳特達，志大寡營，惟下帷讀書，手不釋卷，風稟忠孝節義，以道德文章自居。丙辰會榜第五人，筮仕南康節推，柱善類，誅疆暴，風清霜肅。玉潤春溫，廉名遠布。宦索蕭然，拜御史，直言敢諫，屢跪糾劾，惟奸中救建，言諸人逆璫愈怒，僇奪而歸，奉親教子，李禍不旋踵，無端詔獄，一聞，駕帖至郡，獨立門側，佇望其來，父母命之入，卒不敢應，恐對家人，迷亂方寸，惟慰父母云：兒此去或徵，君恩得以生還，慎勿憂念，縣尹登門，奮身。

就道登舟作賦。倚馬吟詩。每得句。擊節自賞。無悲愁。懣懣鬱之色。遂至加刑時。惟大呼。二祖。十宗在天之靈。鑒我微忱。不敢負君父。歿報國臣之分也。但親恩未報。烏鳥之私。于心怆然。幸而有見。有子。是不乏奉養。惟同寃諸人。止存黃尊素。相與患難。談論古今。忠臣孝子。以遺日。其奈監司敲朴過損。且羣奸欲速其斃。料應不免。亡前一日。賦詩寄別父兄。手書諭子讀之一字一淚。

按哈酋一族。較諸酋黠甚。黑炭等酋。原勾引此酋。盤據南山。無日不思犯捨。先曾犯卯來泉。曾未深入。亦未經大創。掠邊外牧放番馬而去。其志亦奢。遂糾合諸酋。來犯甘鎮近堡。此其志真不在小。蓋鎮謂不一親山創之。必至枉逞內地。其各營官軍亦感朝廷拳養之恩。願捐軀以圖報効。比董總兵親提大兵。戰於牛心山。斬首四十餘顆。可以凱旋矣。乘勝長驅。再斬首二十九顆。火砲猛烈。賊虜紛紛落馬。不意雪雨暴至。不能割殺。此一場血戰。山河爲之震動。羌夷爲之驚愕。

南道羅萬爵止言罷稅。皇仁已普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停稅奉有俞旨速宜頒示通衢使商人望關津爲樂境至帶征錢糧朕念民力有限天啓元年以前盡行蠲免已征在官者卽着扣算還民侵在吏書者不得復洒花戶元年以後照常征解寬其舊征以急其新其本年各項正額務要及期速完仍刻定協冊使百姓曉然共見共聞知朝廷與民休息至意該部知道

上特勅令總兵趙率教移鎮寧遠并速選將官駐扎前屯南臺御史袁鯨劾吏部尚書王紹徽閑住陝西巡撫喬應甲候勘

下周啓元鎮撫獄

御史李燦然論列諸臣奉

聖旨徐紹吉患得熱中、投身去輔、營謀要地、盡喪生平、着
冠帶閑住、鄭履祥夙附權門、今誇入幕、驅除同輩、縮符賤
方、吳殿邦居鄉多事、橫暴公祖、立逐身績、以快已私、却着
削籍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該部知道、

奴酋侵并西虜部落、

撫夷副將王牧民塘報言、朔奴住牧近東、于四月十七
日間、被奴酋兵圍、擲奴酋奴女、妻子拾去、

又寧遠副將介輔塘報言、奴酋于四月十七邊過河寇
寧遠、以炒花發兵來助、行至養善木、遇奴兵殺灰炒花
任子囊、踏台吉、又有歹安兒相離、袋路半日之地、有奴
酋哨馬深至歹安兒營、奴衆被殺灰五十餘名、活擒二
名、獲達馬五十餘疋、奴大恨、復益精兵、于二十五日辰
時圍歹安兒營、歹安兒并妻逸出、酋衆盡被殺灰、炒花

奴開漢千
諸虜
中國之利

亦跑過黃河北邊縣避虎虺諸首會兵欲圖報仇

按及安兒係妙花之子

太常少卿趙興邦閑住

總督倉場薛貞疏稱太監魏忠賢拔滅草場雷火

上賜獎勵加原燬二級

御史王業浩枚上疏曰切惟方今

天下夷虜交誼黔蜀危困財匱餉空變類災異與思良相

上下同然茲

皇上

允輔臣之請念政本之須以多賢共襄也

明青一出

中外想望太平，臣隨諸臣之後，亦與有咨訪之責，敢無說而處此謹條列五款，仰佐

採擇焉。一曰求真品。夫人材不同，聖賢豪傑各成就其資之所近，揚增之清純。崇之畧，張九齡之風度，宋璟之端方，李德裕之式武，前賢韓琦之謀，所謂絕難自與不凡之品也。苟爲無品而據高位，則覆餗貽殃，負乘取誚，羞黃扉而愧白麻，并曆

叨命矣。一口收人望，謝安之起於東山，司馬光之召于維下，慰倉生之望而定四夷之心，豈虛名之糜攝哉。要亦實

經濟實品地之所蘊者深也。自非然者，套裝公謹、画餅才、猷徒藉口、呂參政之雅量，而適來王新參之彈文負。

國恩而辱名行，豈可以訓乎。一曰重老成。夫老成者，言才品猷業以老而成也。

天下大器。

君與相共操之。是詎可未能操刀而使割美錦，乃令人學製哉。力錦而負重顛，骨脆而致遠仆，萬斛之舟，自非歷練之長年三老弗任也。一曰化方隅。夫宰相平章。

天下者也。從方隅起，見則相業不光。若枚卜而從方隅起，見則真才真品。又限于藩籬矣。故東西南北之岐思不可。

有也。上

國遐陬之成見不可域也。立賢無方。念諸臣各具虛公之心。蓋方隅之畛一化。而黑白之隙亦未消。此清平之最上義也。一覈疑似。自門戶之氛熾。而不肖者蟻附。一時

皇路諸臣。半作背公叛黨之容。幸

天清日朗。紀綱頓振。而餘波所及。聞有株連妬口。所傳不無顛倒。使抱忠者負黑地之冤。懷才者無見天之會。

大典如何得光。茲咨訪之下。務備諸臣生平品格。并前後公案洗濯。與登庸並行。而旁求之。

睿念始愜耳。凡此數款皆本我

皇朝通志卷三十一
皇上寤寐求賢之

盛心并輔臣懇懇求友之至念而願與在

廷諸臣甘矢赤忠得人以仰報

明命川以內安外攘襄盛治而

奏大和也臣愚冒昧妄竄

宸嚴奉

聖旨枚卜盛典務要虛公五款正是虛公處卽着依議行
該部院知道

刑部尚書徐兆魁亦爲厥疏所糾奉

聖旨徐兆魁縱容司官賣法全不知愧而強詞飭辦溫國

奇執法台臣反爲重犯求寬成何憲體仰着冠帶閑住劉
鐸犯罪得釋已屬漏網又代人居間行賄明設騙局着提
了問方震孺追贓未完徒增一案罪上加罪其受賄司官
候鎮撫司審明具奏處分該部知道

厥疏言盜賊犯官李住明與借用龍袍犯官李承恩以
重資營脫而與見同監之方震孺昔日同監之劉鐸謀
畫御史溫國奇爲鐸同鄉同年曾求寬于紹儀司官程
師儼李非聞馮上渠受賄賣情吏書史大仁等除許多
贓